

卷十八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 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春秋 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子伯禽傳至惠公九十二君惠公初娶宋
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桓公惠公薨隱公居長當立以惠公欲
公追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隱
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焉在位十有一年

元年

周為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春
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

十四年
周
魯
史
桓
公
十
三
年
蔡

隱元年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八

襄公三

壬寅

十四年

楚康王元年

會于向

晉會諸侯于鄭之向地

將執戎子

朝會向之

駒支

晉將討戎子之罪而執之戎子名駒支

范宣子

親數諸朝

朝會向之

句親數戎子之罪而責之數上聲

曰來姜戎氏

來呼之使來也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姜戎之祖名吾離言昔為秦穆迫而逐之瓜州

之乃祖吾離被苦蓋

苦蓋仁矛也言汝祖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被音披苦音陟蓋音盍

蒙荆棘

言無道路可以

以來歸我先君

言其窮困而來歸我先君惠公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

不腆薄也

與女剖分而食之

言惠公以

戎子不屈范宣子士句

田與汝祖中分而耕食
之(女音汝)剖音口反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言諸侯事晉之心
皆不如昔日之勤
蓋言語漏洩蓋晉之命令有則職女

之由職主也言命令所以漏洩
詰朝之事明日平旦
爾

無與焉汝諸侯者由汝或實主之
與若欲與會則
對曰昔

秦人負恃其衆戎子答言昔秦穆
貪于土地而貪我諸

逐我諸戎所以迫逐我諸戎也按僖公二十三年傳云

誘而遷之也惠公蠲其大德
謂我諸戎惠

言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四嶽堯時方伯也裔遠也胃

是其裔胃也母是翦弃
賜我南

鄙之田惠公與我南
狐狸所居言其地非人所處也
豺狼

所鳴非人所游乃豺狼之
我諸戎除翦其荆棘我諸戎

其惡草而驅其狐狸豺狼驅逐其惡獸
以為先君不侵

不叛之臣以臣事于晉之先君
至于今不貳至于今而

昔文公與秦伐鄭僖公三十年晉文
秦人竊與鄭盟秦

公從燭之武之盟而舍戍焉
使杞子逢孫揚

之師所以僖公三十三年
晉禦其上當殺之戰晉兵
戎亢

其下而我戎當
秦師不復無之敗秦師
我諸戎實然

實我諸戎之功也傳云遽譬如捕鹿
晉人角

與姜戎則諸戎信有勞矣譬如捕鹿
晉人角

之晉樂其上猶執鹿之角也諸戎倚之戎亢其下猶與晉踣之秦師

猶與晉同斃此鹿也戎何以不免此言我戎盡忠於晉如自是以來

師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服

絕之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一猶從戰于

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

闕官之師旅謂師旅之帥也以攜諸侯所以離諸侯之

也昔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言其口之飲食身之贊幣不通幣不言語不達不

可何惡之能為豈能漏洩言不與於會諸侯之會亦無

晉焉我亦無所悶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戎子

君子無信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就

諸侯成愷悌也○吳子諸樊既除喪十二年

至是除服將立季札立以季札為賢而遜之札達八反

季札辭不肯立曰曹宣公之卒也在成公諸侯與曹人不

義曹君曹君謂負芻也將立子臧以子臧為賢

子臧去之逃而遂弗為也不肯以成曹君於是負芻君

子曰能守節當時君子之君義嗣也言諸樊嫡長

誰敢奸君誰敢干犯君有國非吾節也使我有吳國而

吳季札辭位

襄年

荀偃唯余馬首是瞻樂壓重為汰不從士鞅論其先亡

范鞅士子士燮火孫士會曾孫

守札雖不才自稱其名言我願附於子臧願自比於子臧之義

無失節愚之失節固立之諸樊堅欲棄其室而耕季札

家財而乃舍之札而自立○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

秦九年秦人侵晉晉飢弗報十一年秦濟涇而次水

名傳例云再宿秦人毒涇上流秦置毒藥於涇水師人多死

為信過信為次荀偃晉中軍帥也雞鳴而起明日起

兵飲其毒荀偃令曰荀偃晉中軍帥也雞鳴而起

塞井夷竈填塞其井平夷其竈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皆從已

命樂壓曰壓下軍將晉國之命言晉國之命令未是有也從前未有

馬首是瞻馬首是瞻余馬首欲東言我馬首欲東歸乃歸壓惡荀偃之自下

晉行之壓將下軍左史謂魏莊子曰左史晉大夫魏莊子曰不

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言汝不待中音杭莊子曰夫子

命從帥荀偃令我從帥也魏絳答左史言類反樂伯吾帥也將

下軍魏絳佐吾將從之從吾帥也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之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言我馬首

從帥乃是荀偃之命伯游曰吾令實過言我馬首

安以從命為待也伯游曰吾令實過言我馬首

過言悔之何及今錐悔之遺秦禽秦所禽獲遺去聲

乃命大還命諸軍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樂鍼曰

鍼樂壓第此役也今此伐報標之敗也十一年敗于櫟

役又無功今此行晉之耻也不能報秦吾有二位於戎

已百新

路兄將下軍已為戎右敢不耻乎敢不以無恥乎與士鞅馳

秦師馳戰秦師鞅倚兩反死焉兵所殺士鞅反士鞅

歸乃樂廩謂士甸曰余第不欲往言我第樂鉞本不欲往戰而子召之

而汝也下同言汝余第不欲戰汝子而子來汝子是而子殺

余之第也是汝子殺我第也其實樂鉞雖其無功與士鞅共馳秦師非鞅召之樂廩汰侈而誣諸之

也弗逐汝若不余亦將殺之我必殺士鞅以報也士鞅奔秦士鞅

出秦伯問於士鞅曰秦伯即景公也晉大夫其誰先問晉國誰當先對曰其樂氏乎士鞅答言樂氏當先秦伯曰以其汰乎問大夫豈非以其汰侈對曰然答言是也樂廩汰虐已甚言樂廩汰侈酷虐已甚

有耳豈非以其汰侈對曰然答言是也樂廩汰虐已甚言樂廩汰侈酷虐已甚

誰當先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問大夫豈非以其汰侈對曰然答言是也樂廩汰虐已甚言樂廩汰侈酷虐已甚

猶可以免猶可以自免其身也其在盈乎盈樂廩之子言樂廩必不免也秦伯

曰何故又問何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樂書廩之父也言有德及於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樂書雖死晉人感而思之如召公也愛其

甘棠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况其子乎樹猶愛

乃其子而樂廩死若廩既死之後盈之善未能及人樂盈雖有善未能及

武子所施沒矣樂書之德施於民者已矣而廩之怨實章而

之汰虐其結然於於是乎任所以其禍必秦伯以為知

言秦景公以士鞅之言知理為之請於巨而復之乃為請於晉國使召士鞅復歸為去

聲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孫赫父也惠子甯殖也甯武子之子

襄年

衛孫林父甯武子之
子逐衛君

獻公救戒二皆服而朝皆服朝服以待日旰不召待會

召旰音幹而射鴻於圃圃音幹而射鴻於圃圃音幹二子從之二子

公於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君敬大臣

又不與食二子怒獻公無禮故孫文子如戚林父歸其私公

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使三公疑孫文子故孫子皆

殺之不受其盟而公出奔齊獻公畏孫子害孫氏追之

孫子又以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尹公庚公二人姓

何反初佳反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公孫丁善射故差學於

食亦反二子追公他與差皆為公孫丁御公時公孫丁

車子魚曰子魚庚也射為背師言欲射丁則是叛不射為

戮欲不射丁又射為禮乎但當以禮射射兩鞫而還車

兩鞫者於是庚公差也射中車尹公佗曰子為師佗言

丁學故以我則遠矣我不從丁學則與乃反之佗乃獨

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公孫丁以馬轡令貫臂丁射

貫之子鮮從公及竟出奔至公使祝宗告公

於宗廟以出宗人告且告無罪且告無罪而定姜曰定

無神何告言若以無神若有若以無不可誣

也則豈可有罪若何告罪是誣神也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言獻公不信大臣專一罪也此汝之罪一也先君有冢卿大冢

也言孫子甯子以為師保所以為汝師保之官而蔑之而汝敢陵蔑之如日

肝不召不釋二罪也此汝之罪二也余以中櫛事先君擗理髮者言我

皮冠之類而暴妾使余而汝敢暴虐使我如使妾然三罪也此汝

為定公之夫罪告亾而已但可告以出亾之故無告無罪不可告無罪以誣神公使厚成

叔甲于衛魯襄公使大夫厚成叔往平衛國曰寡君使瘠瘠厚成叔名也言魯君使

我聞君不撫社稷聞汝衛君不鎮撫其社稷而越在他竟而遠出在他國境界

若之何不乎如何可以以同盟之故以魯衛同盟之故使瘠敢私

於執事所以使我來私乎於諸大夫如下文所云曰有君不乎言獻公不乎恤其臣

言孫子不達君不赦宥以其不平故臣亦不帥不赦臣之過

以其不敏故不帥增滯發洩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滯隱至於發洩以成逐君

其若之何其將如衛人使大叔儀對太叔儀衛大夫也使之答厚成

叔天音曰群臣不佞言我衛之諸臣不能為佞得罪於寡君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臣就于刑戮而悼弃之乃自傷悼棄我諸臣而去

以為君憂以此重貽魯君之憂念君不忘先君之好魯君不忘我先君同盟之

好君辱乎群臣乃辱使弔我諸群臣又重恤之又重見憂恤重去聲下同敢拜

君命之辱敢謝魯君命令及我諸臣也重拜大貺又謝魯君憂厚孫

歸復命厚孫即成叔也語臧武仲曰以衛之事衛君其

師曠與晉悼公論
衛獻公之宜出

必歸乎

言獻公必復歸衛

有大叔儀以守

內守其國

有母弟

以出

子皆賢故也

或撫其內

太叔鎮撫其內

其外

營其外

能無歸乎

安得不歸國乎

衛人立公孫

剽

剽穆公孫衛人

孫林父甯殖相之

為相

師曠侍於

晉侯

侍晉悼公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

言衛人不亦甚

乎

以臣逐君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師曠言恐是衛君太甚非專群臣之罪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

賢良之君當賞有善者刑有惡者

養民如子

其養民也

當如父母

蓋之如天

其蓋民也

容之如地

其養民也

物民奉其君

故民之奉事其君也

愛之如父母

其愛君也

仰之如

日月

其仰君也

敬之如神明

其敬君也

畏之如雷霆

其畏也

也

其可出乎

此豈可逐乎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

國之主所以施惠澤而副民之望

若困民之主

苦其

匱神乏祀

空匱其神

百姓絕望

惠澤不施無望

無主

將安用之

將安用如

弗去何為

神怨人叛

去之宜也

天生民而立之君

天之生民必立

使司牧之

使為民之司

為民

勿使失性

勿使其民失其性情之正

有君而為之

貳

使師保之

使為君之師為君

勿使過

勿使過

度

是故天子有公

所以天子則

諸侯有卿

諸侯則有卿置側室卿則置支大夫有貳宗大夫則有

貳士有朋友士則有朋友氓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

暱工制器者商通貨者阜造成事者隸隸屬於吏者牧

阜音造以相輔佐也自天至平牧圉各善則賞之其

有善則過則匡之其上有過患則救之上有患難失則

革之則更有違失自王以下至於各有父兄子弟既各有

相輔佐矣而又上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而史

大夫規誨有大夫以任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庶人

謗

謗人賤不得與政問商旅于市旅陳也商人見君政

百工獻藝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故夏書曰以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行令之官也鐸鈴

正月孟春夏正建寅之月於是乎有之有道人徇諫

失常也恐人君失其常天之愛民甚矣上文所云皆天

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天豈肯使為

而弃天地之性人君不能

必不然矣言天必不如此○按師曠此

襄年

周靈王錫齊靈公命將未昏也

紂為獨夫君為寇讐同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定公也周靈王將昏于齊故使賜命于齊靈公曰昔伯舅大公齊始封之君呂望也大右我先王言太公佐右文股肱周室為周肱師保萬民之師保世世襲其爵以表東海表顯也顯封太王室之不壞我周王室所以繫伯舅是賴繫發語聲言皆依賴伯舅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茲率舅氏之典循太公典法纂乃祖考以纂繼乃祖乃反無忝乃舊無忝辱太敬之哉敬謹無廢朕命我今日之命杜註云因昏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楚子囊卒也莊王子貞

楚莊王子令尹子囊忠於楚

楚令將歿病重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子庚公子午也亦尹楚徙都郢城郭未就故臨終而委屬于庚君子謂子囊忠言其盡君薨不忘衛社稷謂今屬子可不謂忠乎非忠於楚豈能如此忠民之望也國有忠臣詩曰小雅都行歸於周德行歸於忠萬民所望之所仰望忠也忠信故曰周也

癸卯十五年是歲晉悼公卒于宋人或得玉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樂喜也得子罕弗受其獻獻王者曰以示玉人言我以此示玉人以為寶也所得為寶故敢獻之

子罕勿受玉

襄十五年

故敢以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言我以無所貪爾以玉

為寶汝以此若以與我汝若以皆喪寶也是我貪而汝

也寶不若人有其寶我今不受則我不貪而汝不稽首而

告曰得玉者稽首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不可以越

鄉必因此而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子罕真諸

其里子罕乃留得玉者使玉人為之攻之使治玉者富

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悉以與

甲辰十六年晉平公穆叔如晉聘穆叔魯叔孫豹僑如

齊如作亂豹奔齊魯人逐僑如召豹于且言齊故今年齊

宣子欲止齊侵

叔孫豹聘晉平

公見荀獻子范

宣子欲止齊侵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

與民之未息又晉兵新伐許不然不敢忘若非為

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

是以大請請於晉國汲邑之急魯國為齊所

朝不及夕言急比執事之間比及晉國問暇之恐無及

也恐魯之見中行獻子獻子荀偃也其父荀林父

音賦圻父圻父詩小雅為王瓜牙使百姓受困苦之

詩以諷荀偃圻音祈獻子曰偃知罪矣言我不能憂

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豈敢不從魯國諸臣

襄十六年

宋子罕扶不築
臺者

使魯及此而乃使魯人無所止居乎見范宣子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鴻鴈詩亦小雅篇名卒章言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穆宣叔賦此詩者言魯國憂困嗷嗷然如鴻鴈之失所也

子曰句在此宣子稱名敢使魯無鳩乎豈敢使魯人無所鳩集如鴻鴈

卒章之所云乎

乙巳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特皇國父為宋太宰為平公築臺為

濟觀之地妨於農收正妨農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子罕

請於平公欲待農人收斂既畢然後興役公弗許平公不肯築者謳曰築臺之人作歌澤

門之督澤門宋東城門也督白也言皇國父白色居於澤門音錫實與我役此公

築臺實與我之役也邑中之黔黔黑也言子罕黑色實慰我心此

公之子罕聞之聞築者之謳歌親執朴親自執杖而往以

行築者以巡行於築臺者之所而扶其不勉者見有不勉力者以杖擊之迭世乙反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言我輩小人耳猶有門戶以閉塞廬舍以辟燥濕

寒暑闔廬舍所以避天氣之燥濕寒暑也今君為一臺今我君欲築臺而不速

成而不勉力何以為役何取其為謳者乃止謳者乃止謳者本稱

子罕親自扶或問其故或問子罕何故子罕曰宋國區區宋

特區區而有誼有祝而謳者有誼祝之言蓋譽子罕者

小國耳而禍之本也此乃召禍之根也

丙午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晉悼公卒而齊靈公叛晉數行不義侵伐魯國

襄十七年

晉荀偃代齊獲
殖綽郭最

平公將會諸侯計之中
行獻子荀偃也音杭
夢與厲公訟
厲公訟弗勝荀偃
公以戈擊之厲公以戈
首隊於前荀

偃之首
音墜
跪而戴之荀偃跪膝叩
奉之以走首而走音

見梗陽之巫臯
梗陽邑名其巫名
他日見諸道荀偃

與公言同
巫亦夢見荀
巫曰今茲主必死荀偃

也言有必
若有事於東方
若從事於東
則可以逞則可

也獻子許諾
以巫言
晉侯伐齊
齊侯叛晉
將濟河渡河

獻子以朱絲繫玉二轂
雙玉曰轂將以禮神故
而禱曰

禱於齊環怙恃其險
憑恃山川之險阻
負其衆庶依負

之衆
弃好背盟棄諸侯之好背群神
陵虐神主也而欺

魯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魯臣猶言未臣也彪晉

告神也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謂晉侯率諸侯以討齊而

已先後輔佐
苟捷有功庶幾勝齊
無作神羞不至敗事

官臣偃無敢復濟
言已不復渡河歸也偃信巫言
唯爾

有神裁之願神裁
沈玉而濟荀偃禱畢沈其玉
齊侯禦

諸平陰平陰齊邑名靈公
登巫山以望晉師望晉兵
晉

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
斥瘠也凡山澤險
雖所不至人

行不必佈而疏陳之
必疏建旌旗以
使乘車者左實右

到處
襄年

襄年

偽使乘兵車者以人居左而偽以旆先其兵車皆建輿

曳柴而從之以輿曳柴從車之後以恐齊也齊侯見之

望見之登巫山畏其衆也果畏晉乃脫歸乃脫歸不張旗師曠告晉

侯樂師曰鳥鳥之聲樂鳥鳥得空營故齊師其遁想是

矣夜遁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曰有班馬之聲

馬班別也夜遁而齊師其遁叔向羊舌肸

曰城上有鳥城上兵去無齊師其遁當時齊以夜遁晉

所聞見而齊師之遁也夙沙衛殿居後曰殿丁練反下同殖綽

郭最曰二子皆子殿國師而殿師齊之辱也謂其耻子

姑堯乎使衛乃代之殿子代衛殺馬於隘以塞道衛

以塞其路欲使晉追執之晉州綽及之州綽晉人射殖

綽中其肩兩矢夾縛之縛殖其右具丙縛郭最具丙州

也為二十一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子孔公子嘉也

專權於已去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欲使楚伐鄭而

也楚康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揚豚邑尹名宜也曰國人

謂不穀王社稷即位以來謂我而不出師不能出死不從

禮不能承先君之業不穀即位十四年於今五年至今

楚伐鄭無功師曠歌南風而知楚師之不競

襄年

五年師徒不出未嘗統人其以不穀為自逸人必謂我

而忘先君之業矣之忘先君大夫圖之命子庚其若之何

其將何子庚嘆曰嘆息而君王其謂午懷安乎言楚王

以處此吾以利社稷也所以不從鄭人之請者正見使

安而不吾以利社稷也欲休息國人以利社稷也

者子庚出見使稽首而對曰稽首謝君命而諸侯方睦

於晉得諸侯臣請嘗之我請試其若可設若其君而繼

之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無

害不至為君亦無辱吾君亦不至白出楚師伐鄭子庚

以子庚門于純門攻鄭國信于城下而還晉兩宿于城

及之適有大雨楚師多凍深冬涉水又值役徒幾盡

凍疾且盡音祈晉人聞有楚師將救之師曠曰

不害言楚不吾驟歌北風言我驟吹律而又歌南風又

南風音曲不競南風音微不多死聲多有死楚必無

功以此可知楚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豕帚一名姪嘗

亥之次月又建亥亥南師不時南國用兵必無功以此

西北方也故言如此叔向獨言國之強弱係必無功知楚

兵無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於君德不專在天時也

功也於君德不專在天時也

丁未十九年是歲齊靈公卒子晉荀偃病還自伐齊目

襄十九年

襄十九年

平旬偃卒不忘代齊之事

出皆出二月卒終于巫而視目不可含

同宣子盥而撫之其尸盥音管曰事吳敢不如事王

也言諸臣事汝子當如事汝也猶視目猶樂懷子曰

樂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言荀偃歿而不閉目者必

聲乃復撫之又撫其尸而祝曰王苟終雖歿所不嗣事

於齊者而諸臣敢不繼有如河指河為誓言當乃瞑目

始閉暝受舍其口始合宣子出土句曰吾淺之為丈夫

也自愧以私心度苟偃謂念其季武子如晉拜師魯

孫宿謝晉侯享之待以禮范宣子為政土句代荀賦黍苗

季武子宿謝晉侯享之待以禮范宣子為政土句代荀賦黍苗

季武子宿謝晉侯享之待以禮范宣子為政土句代荀賦黍苗

子與典起再拜稽首以謝晉侯曰小國之仰大國也魯

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如百穀仰望膏雨若常

膏之潤澤膏去聲其天下輯睦將使天下皆豈唯敵

邑不特魯國賦六月六月亦小雅篇乃尹吉甫佐天子

比吉甫出征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從晉伐齊作

林鐘林鐘六月律也其長六寸季而銘魯功焉文鑄於

鐘上以臧武仲謂季孫曰武仲臧非禮也不當鑄夫銘

銘大凡為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諫侯言時計功諸侯舉動

臧仲論季武子德代齊之功非禮

季武子宿謝晉侯享之

左傳句解

卷之八

十五

襄九年

則可大夫稱伐大夫則自銘今稱伐將稱伐乎則下等

也則是從大夫之例計功將計則借人也則非已功也

言時將言則妨民多矣則又妨民農務何以爲銘無可

且夫大伐小大凡以國取其所得取其所昭明德而懲

廟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後世昭明德而懲

無禮也一則以懲敵國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量

之以救其死以救吾國之無禮今將借人之力量

於大國幸勝齊之小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所獲兵器

鑄鐘銘功以亾之道也此乃取

戊申三十年齊莊公衛甯惠子疾 召悼子悼子齊

不可名藏在諸侯之策我之名字諸侯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史策皆書君入則掩之衛君復入則若能掩之

汝能納君而則吾子也則是汝能若不能汝若不猶有

鬼神言雖死而魂吾有餒而已餒之鬼不來享矣汝不享

祭悼子許諾受命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

也

復衛獻公
齊武子之子子子悼子